

七日談

(廣東篇)

煙雨半山雲：藝術意境與人生之路

蔣述卓

站在半山腰，抬眼望去，煙雨朦朧中，山巒若隱若現，雲霧繚繞間，天地靈氣生。這「煙雨半山雲」的景象，不啻為中國藝術史上最為經典的意境之一，它超越了單純的自然景觀，成為一種文化符號，一種精神象徵。對朦朧、含蓄、未盡之美的追求，構成了中國藝術意境的核心特徵，而「煙雨半山雲」恰是這一美學傳統的完美具現。

「煙雨半山雲」的藝術意境，體現出的是虛實相生的智慧。老子曰：「道之為物，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」它強調的是「道」以萬物作為自己的形象，並且存在着不斷的變化，它是有形和無形的組合與演變，也就是虛實相生的有機統一體。老子又說：「氣也者，虛而待物者也。唯道集虛。」老子認為人的心境達到空明、清虛的狀態，才能與「道」相契合，從而領悟宇宙的真諦。

中國傳統美學對煙雨意境的推崇，實則是對虛實相生所具有的美學價值的一種深刻認知。南北朝畫家宗炳在《畫山水序》中提出「山水以形媚道」的觀點，認為畫作通過自然山水外在形態描寫可以體現內在的宇宙之道。米芾父子的「米點山水」正是以其獨特的墨點建構出煙雨迷蒙的景致，在「似與不似之間」開創了中國繪畫史上的新境界。南宋馬遠的《寒江獨釣圖》，以寥寥數筆勾勒出一葉扁舟和一位漁父，大面積留白卻讓人感受到煙波浩渺的江面氣勢。扁舟是人生孤獨與漂泊的隱喻，漁父卻能在浩渺的江面上實現來往的自

由，這就暗含人生對不可把握社會的抵抗，也就是「窮則獨善其身」的哲學體現；夏圭的《溪山清遠圖》，通過墨色的濃淡變化表現出山巒在雲霧中的隱現，實處的山岩與虛處的雲霧相互映襯，形成「無畫處皆成妙境」的審美效果，也讓人於虛實相生的意境中領悟萬物與宇宙的無窮生氣與希望。中國書法中的「飛白」以及「以白計黑」也是虛實相生智慧的運用，書法家認為處理好字與字之間的關係，讓它們流動起來並形成互補關係才構成一幅作品的整體氣韻。

煙雨意象還體現了藝術家對時空流動藝術規律的把握。黃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圖》，通過散點透視和綿延不斷的構圖，使觀者在長卷的展開中體驗到時間的流逝與空間的轉換，這恰如人在行旅途中的觀看體驗。在《千里江山圖》前移動我們的視線，煙雲引導着我們的目光時而穿透、時而受阻，創造出一種節奏感與音樂性，這正是宗白華先生所說的「中國藝術意境中節奏化了的自然」。

「煙雨半山雲」的意象在藝術家的筆下不斷演變，卻始終保持着那份探索中的深邃與虛實相生的豐富。這種藝術意境與人生之路形成了奇妙的同構關係——人生不也常如行走在煙雨半山之中嗎？前路未明卻仍需前行，目標朦朧卻心懷篤定。藝術與人生，在此刻達成了某種本質上的共鳴。所以蘇軾在黃州的細雨中呼喊「誰怕？一蓑煙雨任平生」。在煙雨般的人生磨難與挫折中，或許隱藏着更為深邃的生命智慧與更為豐富的存在可能。蘇軾用「回首向



來蕭瑟處，歸去，也無風雨也無晴」的豁達，回應了對人生煙雨陰晴的超越。這些藝術表現手法，無不與人生的境遇形成微妙的呼應。

藝術既教會我們欣賞「山色有無中」的美，又教會我們具備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」的人生淡定。當我們在現實生活中面臨選擇的困惑、前途的迷茫時，藝術意境中的那份從容與淡定，便成為照亮心靈迷霧的一盞明燈。

藝術意境與人生之路的互動，體現在兩者都需要在行動中尋求意義的創造。中國畫家面對空白宣紙，不似西方藝術家先打素描稿，而是直接從局部落墨，讓畫面在筆墨的累積中自然生成，這種創作過程本身就如同人生——沒有預設的藍圖，只有在行進中不斷調整。書畫藝術創作中的「意在筆先」與「隨機應變」，恰如人生規劃中理想與現實的辯證關係。我們

◀在安徽省黃山市休寧縣齊雲山鎮拍攝的春雨中的山村美景。 新華社

制定目標卻不得不隨境遇調整，正如畫家構思全局卻需順應筆墨的特性。藝術與人生，共同演繹着確定與不確定、計劃與變化、清晰與朦朧之間的生動舞蹈。

中國有個公司的廣告標出「山高人為峰」，強

調人類通過自己的努力能夠超越自然極限達到更高境界，這自然是很勵志的。但人攀登上高峰之後又還能做什麼呢？而「煙雨半山雲」的意境恰恰為我們提供了一片精神的清涼，為心境留出容納萬物與「道」的空間，並展示出持久的生命力。學會欣賞未完成、不明確、待補充的藝術形式，我們便能更好地接納人生中的探索與希冀，理解「永遠在路上」的價值與意義。

站在煙雨籠罩的半山腰欣賞雲霧的繚繞，我們才有更遼遠更高的嚮往。古代畫家用過「山欲高，煙霞鎖其腰」的藝術手段，這能造成既遮蔽又揭示、既限制又解放、有限畫面與無限意境統一的藝術效果。煙雨繼續飄灑，山路依然蜿蜒，而走下去則成為人類持久生命的動力。「藝無止境」，正是中外藝術家永不停步的共同追求。

《美國散記》與公共圖書館



柳絮紛飛 小冰

那天接到李敬的電話，「Hi，在公共圖書館的書目裏，發現了你的《美國散記》，紐約皇后區有四個圖書館收藏了。」「真的嗎？」李敬，四川老鄉，洛杉磯郡天普市圖書館館長。她的信息，我信。沒過幾天她又說：「洛杉磯有三個圖書館也收藏了。羅蘭崗圖書館一上架就被借走，鑽石吧圖書館明天上架，我們天普市圖書館的這一本還在我的桌子上，等你來了才放上去。明天怎麼樣？過來，陪你逛圖書館。」「好耶！」

「美國散記」是香港《大公報》副刊「大公園」九年前的一個專欄，介紹部分美國文化、民風民俗，講述中美民間的友好交往趣事。此書將專欄文章匯編，取了同名，港澳台各大書店有售，在一些圖書館可尋。現在又陸續在美國的圖書館上架，叫我怎能不開心。

「喜歡讀你的文章。」見面了，李敬說。打從有了互聯網，人們自創作品，放到網上，作者少讀者多的局面，或已改變。一本經過打印製作的實體書，還有人喜歡讀，作者所求的不就是這效果。

李敬開車，我們第一站到訪羅蘭崗圖書館，這是洛杉磯郡八十六家公共圖書館中最繁忙的一家。華人女士鍾館長說：「《美

國散記》被借閱了，你們看不到。」「被借閱了是小冰的初哀。」李敬道。「可不是呢。」我說。

來到鑽石吧圖書館，館長余女士帶我們到書架前。這本花了我時間、傾注了我真情的《美國散記》，它與生活習俗和美國旅遊類別的叢書擺在一起，編目「CHI 973 LIU」。CHI指中文書籍，973是書號，LIU指作者。

最後來到李敬所在的天普圖書館。在她的館長辦公室，過塑了封面並貼上了編目的《美國散記》在桌上。去到書架前，她一邊把書放上去一邊說，「洛杉磯擁有全國最多樣化的民族，華人多，中文書籍的讀者多。」我舉目掃描，中文書籍的區域真可觀啊！過道上、閱讀區，不少人抱着書在讀。抱着書讀，紙張在指尖劃過，這久違了的一幕。誰說閱讀實體書的時日不長？誰說圖書館的模式難以維持？人氣這麼好，不同顏色的皮膚，男女老少，各自在找書，翻書，讀書。我一時語塞。

圖書館是紐帶，是路標，是社區的軸心，是文明場所。朋友要約會來這裏，老人孤獨了想找人說話來這裏，學生放學後等候父母來這裏。李敬說，除了提供借書還書服務，他們還舉辦社區聚會、文化講座、閱讀沙龍和公益課程。我想，作為各館的館長，他們是活動的牽頭人／組織者／管理員。愉快而有意義的一天，三個圖書館，我們興沖沖地走，樂呵呵地返。



君子玉言 小查

北半球的炎夏，比起動輒近攝氏四十度高溫的北京上海，人們通常會覺得地處亞熱帶的香港應該更熱吧。如果說並非如此——答案是不是令人意外？從數字上看，香港夏天通常最高氣溫不超過三十四度，百科上文字介紹「六月至八月夏季。炎熱潮濕，陽光充沛，偶有驟雨和雷暴。夏季亦是颱風季節。」前兩天香港天文台發布消息這樣說：「今天下午，香港天氣極端酷熱，多處地區氣溫上升至攝氏三十五度左右，酷熱天氣警告正持續生效。」三十五度的天氣，在香港已經相當嚴重了。

此時的體感呢？確實，白天空氣是凝滯的，風是懶懶的，雲也不知躲到哪裏乘涼去了。空氣濕度百分之八九十，行走在樓宇間街道上整個一蒸烤模式。但消暑的方式很多種很「港式」。

日常放工OT後，走路回家。走鬧市——無風，有商場就是有冷氣，可一路邊逛邊享冷氣。這算是人造的涼爽，全國通用，不足為奇。但香港城市布局高度密集，店舖林立，蹣跚蹣跚輕而易舉就把夏給消了。不過有點費錢包，容易誘惑人亂花錢，讓人產生「瘋狂購物犯罪感」「無節制消費內疚症」。此類消暑也是自製力的磨練。

從另一角度，香港的冷氣勁大，夏天從室外走進任何有屋頂的地方，待上一會兒，就有速凍效果，再出來到街上，身體從「解凍」到恢復常溫再熱化，能維持好一會兒。這算是與全國通用版之不同之處。

走海邊——有自然風，無商場，還可觀落日，景觀無敵。走山邊——無風，有陰涼，清幽人稀，一路上大榕樹形狀奇特有趣，不疾不慢徐徐而行，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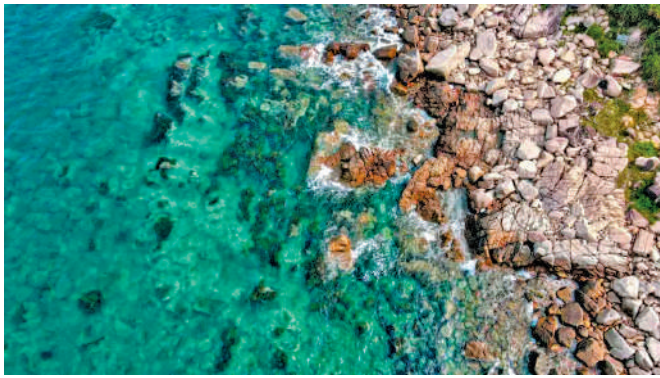
合想靜靜的人。鬧市熱氣蒸騰，移步海濱則海風輕拂、至山下則涼氣襲人。後面兩款可說是「港式消暑經典款」。

你可以在西環碼頭等候夕陽落山，晚霞變魔術一樣變幻各種顏色各種形狀，班船快艇由西而東穿梭海面，海浪撲岸。可以在中山紀念公園椰樹下的長椅坐坐，海風習習，華燈璀璨。可以在中環碼頭和摩天輪、添馬公園隨便找一處停下，草坪上有人彈琴唱歌，有人拍照有人跑步有人遛狗，「張保仔」紅帆船流連於霓虹彩波上……

最鍾意從中環或灣仔碼頭坐上天星小輪往尖沙咀兜風，一刻鐘兜個來回，坐十趟也不過四五十港幣。而長風穿衫，涼意拂額，落霞歸鳥、長天流雲、都市夜色一飽眼福，穿越百多年的老港風，那種感覺絕對消暑「頂流」。

亦可登上叮叮車（不要有冷氣的新型車，要坐那種可以開着木梗窗吹自然風的老型號），夜半時分因人少常常可享受「專車待遇」。沿着鐵軌叮叮噹噹一路，霓虹一道一道從窗外閃過，微風穿過木窗穿過車廂又無聲無息地溜走。四十五分鐘的車程，正好可以眯上一覺。醒來，坐椅濕濕，才知急雨已經飄過，街邊榕樹下的酒館人影綽綽。沿小坡緩行，小風掠過裙裾，家已在眼前……

夜晚運動也不錯。游泳館開到晚上十點，在泳池裏游幾個來回，暑熱頓消，摩厘



臣山的室外泳池還可以望望星空。跑馬地體育場、維園體育場打波的、Jogging的、遛娃的、閒逛的人比白天多。溽熱被榕樹、合歡花、長春花……各種花草悄悄藏起，風從四面八方也過來跑步遛彎，整個體育場爽利清透。跑馬地的跑道，外面一圈是給馬跑的，裏面一圈是給人跑的，Jogging徑的腳感很舒服。曾有一段時間到那裏跑步消暑，某天換了運動裝過去，才想起當天是周三跑馬日。又不甘心，於是繞着馬場的圍牆跑了一圈。馬在裏面跑，我在外面跑，場內人聲鼎沸，為馬歡呼加油，我在外面一個人跑了一大圈寂寞。

人多的消暑方式可以去街市大牌檔，冰啤酒、小海鮮，豐儉由人。去蘭桂坊喝上幾杯，聊到半夜，遛狗而歸。

消暑必須有海呀！香港最不缺的就是大海，大片大片的海，一步是繁華市井，一步是山海清幽，足夠讓你去消暑。在早班叮叮車上碰到兩位婆婆，大聲傾偈，一個說是剛從海裏游泳回來。目測婆婆有小八十歲。你看，游泳在香港就是這麼稀鬆平常。港島南邊的赤柱、淺水灣、南丫島、長洲，港島東邊的石澳、東平洲，西貢的大浪窩、橋咀洲、半月灣，大嶼山的愉景灣、梅窩、長沙泳灘、海迎灘……任何一片海，任何一個離島，水質清澈砂石晶瑩，有沙灘可曬日光浴，有「最美泳灘」「最長泳灘」，可浮潛可衝浪可海釣，可帆船可遊艇。

哪怕就是坐上街渡兜兜海風，找個離島坐下喝杯咖啡發個呆，碧海藍天，綠樹白雲，看看就清涼一整天。

眼下這樣的高溫悶熱天，往往憋着一場颱風驟雨。香港乃福地，颱風有時不過是洗個澡啦。

◀香港的海是消暑勝地。 作者供圖

讀罷詩書論濁酒（二）



閒話煙雨 白頭翁

李白喝沒喝過濁酒，再論；但杜甫的確喝過。杜甫晚年窮困寂寞，心緒萬千，曾有《登高》一詩，「艱難苦恨繁霜鬢，潦倒新停濁酒杯。」白居易似乎也飲過濁酒，「可惜鶯啼花落處，一壺濁酒送殘春。」李白豪氣，「五花馬，千金裘，呼兒將出換美酒。」這美酒當不是半潭半濁半清半白的土造酒，李白酒後醉中多次仰天長嘯美酒來，從未高呼濁酒來。杜甫曾感嘆「李白斗酒詩百篇」，李白喝的什麼酒？

查北魏時代賈思勰所作《齊民要術》，裏面詳細介紹了用黍製作酒麴的方法，指出黍的三種用途，即食用，釀酒，祭祀。黍分為兩種，一種叫黃米，黃糜子；另一種為白糜子，也叫硬糜子。聯繫實際，我在山西省忻州地區「插過隊」，我們村就種過這兩種糜子，黃糜子是做糕用的；白糜子硬糜子做成類似涼粉一類的食物。但老人們說，最早糜子是釀酒用的，黃糜子釀出的酒是金色的，但出酒率太低，沒人捨得用黃糜子造酒；而白糜子正好。這就是最早的糜子酒，

純糧食酒，因為古老的釀酒工藝還原始落後，釀出來的酒一般有漂浮物和沉澱物，追根溯源，這應該就是濁酒。

飲酒離不開大環境，李白生活在長安期間，正是大唐盛世，西域各國來長安經商、學習、移民的人數有數萬人。長安城中胡家酒肆櫛比鱗次，胡姬歌舞充耳可聞，抬眼可見。李白最愛最經常出入的是胡肆，最喜愛的是胡家歌舞，最欣賞的是胡家酒女，且看李白的醉眼：「胡姬貌如花，當壚笑春風。」「細雨春風花落時，揮鞭且就胡姬飲。」「落花踏盡遊何處，笑入胡姬酒肆中。」「何處可為別，長安青綺門。胡姬招素手，延客醉金樽。」當年長安胡家酒肆中最流行的是什麼酒？像李白這樣的「天子呼來不上船，自稱臣是酒中仙」的貴客，該飲什麼酒？據在甘肅武威出土的一座唐代墓葬，乃李氏民的外孫慕容智的墓，出土的大量陪葬文物先不談，只講在其主棺中出土了一件銀製胡瓶，且瓶中有液體，後經科學檢驗，此乃葡萄酒。這也說明唐朝上層習飲葡

萄酒，而非燒酒。自張騫通西域以後，葡萄酒隨之傳入，到唐不但葡萄酒風靡古長安，葡萄的種植也已開始，一些西域商人已開始在長安釀造葡萄酒。

飲葡萄酒在唐朝，在長安很時髦，也很流行。為什麼不是燒酒？不是蒸餾酒？因為唐時乃至北宋時期尚無蒸餾白酒，公元一〇〇五年，北宋與遼國簽訂了「澶淵之盟」，互相有使者出使。歐陽修曾作為北宋的代表，去遼國祝賀耶律洪基登位。這年是北宋仁宗至和二年，一〇五五年，歐陽修閒不住，走走看看，在一首《奉使道中五言長韻》中有一句寫實的詩句：「斫冰燒酒赤，凍膾縷霜紅。」是寫遼國人吃肉講究把凍起來的肉切成薄片，片片都透有紅紅的細絲，喝的是一種燒酒，講通俗了就是後來東北流行的白酒「燒刀子」的先祖。鑿冰點火燒大鍋，蒸高粱，直到「燒酒赤」，基本掌握了燒酒的技術，後在吉林省西部大安市挖出完整的一套燒酒作坊，有成套的燒酒鍋具，燒酒過濾設備，按其流程恢復，果然能生產出

原始的燒酒。科學家因此認為，中國用糧食釀酒，蒸餾成燒酒應始於遼代。是契丹人帶來的燒酒蒸餾法，在這之前用糧食釀造的白酒，統稱為「濁酒」。

尋找李白飲酒的蹤跡，李白的確喝過糧食釀就的白酒。有他自己的詩為證。「白酒新熟山中歸，黃雞啄黍秋正肥，呼童烹雞酌白酒，兒女嬉笑牽人衣。」李白在山中鄉下喝的「白酒」，到底是一種什麼白酒？再看李白的《金陵酒肆留別》：「風吹柳花滿店香，吳姬壓酒勸客嘗。金陵子弟來相送，欲行不行各盡觴……」吳姬壓酒足以說明此酒店亦前店後場，自家釀酒自家賣，壓酒通俗直白地講就是把發酵釀好的酒從酒槽中壓榨出來，也向客人說明，我的酒是現榨的，喝新酒是喝濁酒的一種追求。白居易有詩：「綠蟻新醅酒，紅泥小火爐，晚來天欲雪，能飲一杯無？」可以斷定，李白的確飲過濁酒，「仰天大笑出門去，我輩豈是蓬蒿人。」李白醉了，醉而豪言，狂飲的正是濁酒，濁酒醉人，留有豪情。（全文完）